

《观山居吉金读字录》

第二五·曾公求编钟

(日照市雕龙里书院 铁农)

【器物】

曾公求编钟于 2019 年出土于随州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 M190，该 M190 墓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葬具为一椁重棺。出土随葬器物 320 件，其中编钟共有 34 件分为五组，包括铙钟一组四件、钮钟两组共十三件（其中一组 4 件、一组 9 件）、甬钟两组共十七件（其中一组 8 件、一组 9 件）。

该器完整铭文 227 字，但因为铸造工艺等原因致使各组编钟铭文存在不同程度的衍文、脱文、错讹等现象。下文据郭长江《曾公求编钟铭文初步释读》文中整理该器铭文摹本释读，所引铙钟铭文（摹本一至九）为主，该组铭文 38 行，总计 226 字（含重文 1、合文 1），部分脱文据钮钟甬钟相关铭文补充。

【铭文拓片】

〇 𠄎
 • 王
 子 ×
 𠄎 月
 𠄎 吉

𠄎 止 𠄎 𠄎 𠄎 𠄎
 〇 父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1. 甬钟 M190:245 甬部铭文 江汉考古

摹本一 甬钟 M190:245 铭文

一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1. 甬钟 M190:232 甬部铭文 江汉考古

摹本二 甬钟 M190:232 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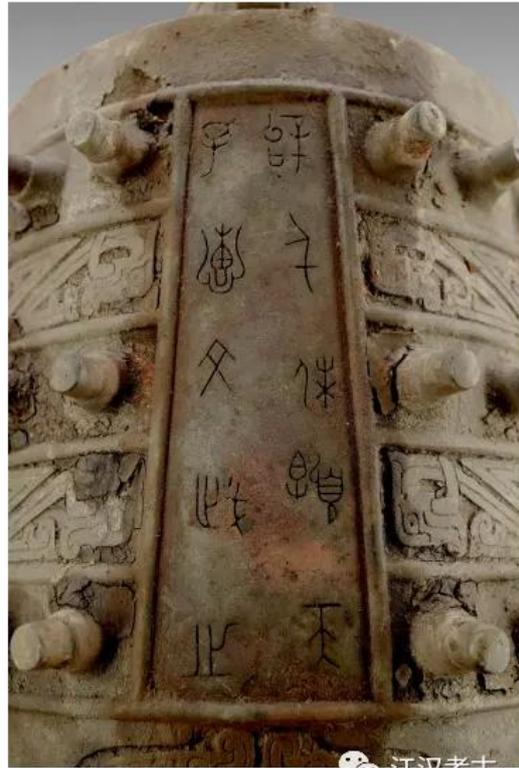
于 舒
 于 舒
 父 保
 此 鐘
 止 天

于 舒
 于 舒
 于 舒
 于 舒



于 舒
 于 舒

摹本五 甬钟 M190:233 铭文



1.甬钟M190:233甬部铭文

于 舒
 于 舒
 于 舒
 于 舒

于 舒
 于 舒
 于 舒
 于 舒



于 舒
 于 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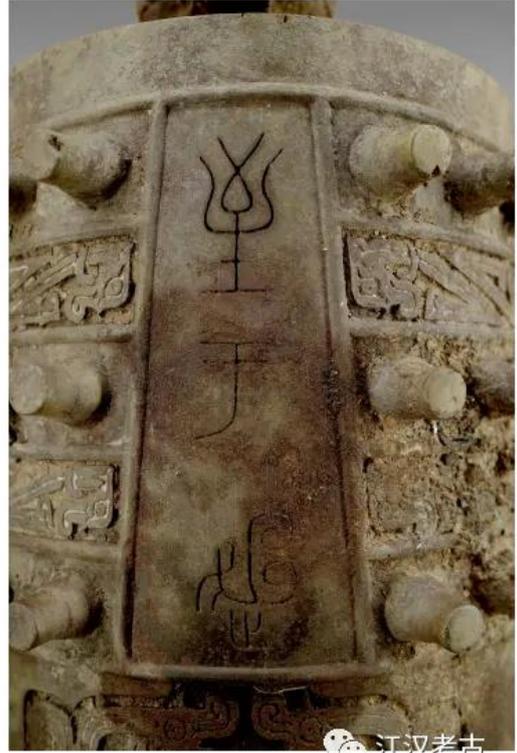
摹本六 甬钟 M190:239 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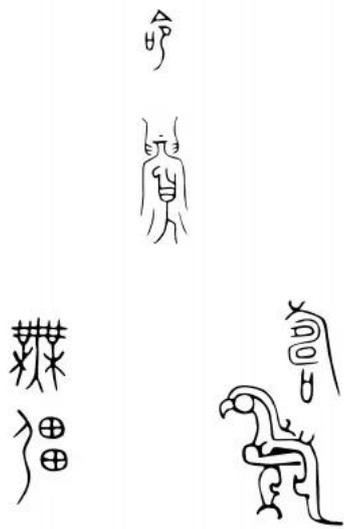
1.甬钟M190:239甬部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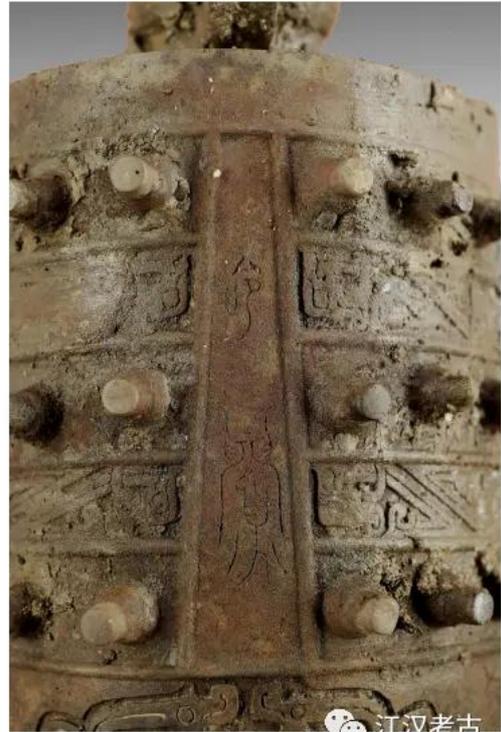
摹本七 甬钟 M190:234 铭文



1.甬钟M190:234钲部铭文



摹本八 甬钟 M190:242 铭文



1.甬钟M190:242钲部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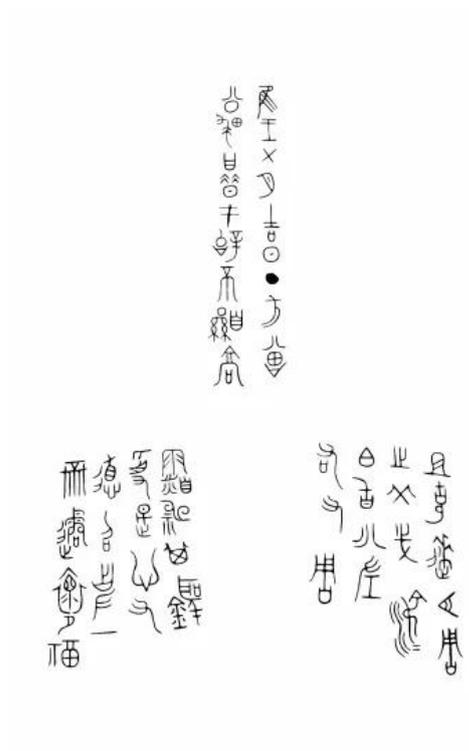


摹本九 甬钟 M190:241 铭文



1.甬钟M190:241钲部铭文

江汉考古



摹本一〇 甬钟 M190:237 铭文



1.甬钟M190:237钲部铭文

江汉考古

命員斤命休庵金社

命員斤命休庵金社

命員斤命休庵金社

摹本一一 甬钟 M190:238 铭文



1.甬钟M190:238甬部铭文

江汉考古

命員斤命休庵金社

命員斤命休庵金社

命員斤命休庵金社

摹本一二 甬钟 M190:235 铭文



1.甬钟M190:235甬部铭文

江汉考古



摹本一五 甬钟 M190:230 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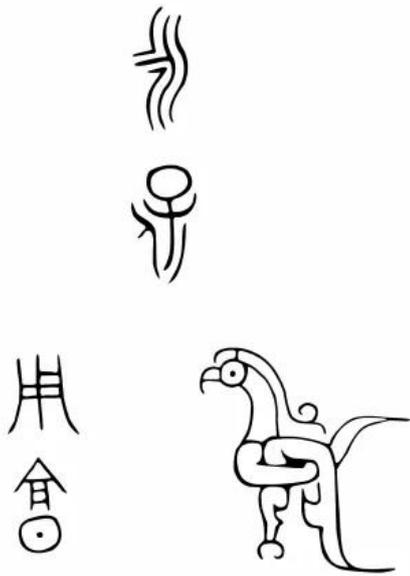
1.甬钟M190:230钲部铭文



摹本一六 甬钟 M190:240 铭文



1.甬钟M190:240钲部铭文



摹本一七 甬钟 M190:243 铭文



1.甬钟M190:243钲部铭文

【校字】

（摹本一）“𠄎𠄎”二字旧释“在𠄎”，宜释“先嫡”。“嫡”字金文写法见原文语句“伯括上嫡，佐佑文武”的曾侯虞编钟铭文“𠄎”，又见原文语句“行相曾邦，以长嫡夏”的嬭加编钟铭文“𠄎”。

“𠄎”字有重叠符号旧释“淑淑”，曾国虽然始封于周文王之孙伯邑考之子伯槩，但其管辖权力继承自夏后氏帝禹后人伯括在周灭商期间“帅禹之诸”在该区域的开疆拓土，就字形和句意分析，该字宜释“谦谦”。

（摹本二）“𠄎”字上部雨字头释义光芒四射，如“灵”的金文写法见叔夷钟铭文“𠄎”，在字的演化历程中往往省略不见，下部为日与火形，该句系称颂伯括的用语，宜释“灵”

或“炯”。

“𠄎”字旧释“鏗”，句意不通，宜释“铄”。该字组词如矍铄，符合该段铭文对于伯括的颂扬。

“𠄎”字旧释“受”，结合以下铭文并不通顺，“受”字金文写法见嬭加编钟铭文“𠄎”字，是知该字不宜释“受”。该字形为上下两手互动中间一物，可通上下寻找受力的根源，宜释“由”。

（摹本三）“𠄎𠄎京社”四字郭长江《曾公求编钟铭文初步释读》文中释“質應京社”，并指出“應，即姬姓的應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邠、晋、应、韩，武之穆也。”但王凯《曾公求编钟铭文“慎雇京社”补释》文中则指出“𠄎乃从‘广’从‘佳’之字”释“雇”，并解释“《说文》中也有此字‘雇，从广，佳声’。《集韵》‘雇，或作雇。堆，聚土，或作雇’。《经典释文·尔雅音义》‘堆字或作雇，又作埴字’”，释四字“慎雇京社”。而“𠄎”字就字形以及语义而言释“京”字并不恰当，宜释“龕”，是指敬奉牌位的地方，该四字宜释“慎雇龕社”。

“𠄎”释“汉”字，又有邑字旁写法，见曾侯與编钟铭文“𠄎”字。

（摹本四）“𠄎𠄎”又见曾伯霖簠铭文“𠄎𠄎”，宜释“繁阳”。

“𠄎”字旧释“吾”字，按“吾”字金文写法见小臣簠

铭文“𠄎”，又见孺加编钟铭文“𠄎”，就字形而言该字宜释“𠄎”。

“𠄎”字旧释“舍”，前铭“𠄎”字释“憂”即“忧”字，《说文解字》释“患”字古文“𠄎”“𠄎”，是知“𠄎”的本字为“串”，宜释“患”。

“𠄎𠄎𠄎𠄎”四字旧释“余無謗受”，“𠄎”释“无”，“𠄎”见该器前铭释“由”，该四字宜释“本无原由”。

“𠄎𠄎”二字旧释“辟邛”，二字宜释“嫡夏”，又见孺加编钟铭文“𠄎𠄎”。该二字与前两字“𠄎𠄎”宜释“隶蛮”，该四字释“隶蛮嫡夏”，结合此前“本无原由”，该八字铭文意思是说，本来没有什么原由，一定确立隶属蛮人还是尊奉夏邦。

（摹本五）“𠄎𠄎𠄎𠄎”四字旧释“卑辟千休”，并不通顺。“𠄎”与《说文解字》释“专”字古文“𠄎”相近，本字宜释“专”，“专”通假“传”，故该字宜释“传”。

“𠄎”与释“诏”字的叔夷钟铭文“𠄎”字形似，故宜释“诏”。叔夷钟铭文“𠄎”释“四千”，是知该处铭文“𠄎”释“千”。“𠄎”与“俦”形近，“俦”与“秋”同音，是知该字宜释“秋”，该四字宜释“传诏千秋”。

“𠄎”字旧释“顛”，该字为左右顺序，右部分同于该器释“显”字铭文“𠄎”的右部，在文字演化历程中一如“显”省略不见，该字左部分如“原”字下部分，“原”字通假“愿”，

故该字宜释“愿”。

“𠄎”字释“至”就字形而言并无可疑，但该语句并不通顺，就该字在铭文中释义而言可释为“臻”字的简写。

“𠄎”字所在语句意象为祈求上天对周王室的庇佑，参对《说文解字》释“拓”字古文“𠄎”，宜释“拓”。

“𠄎”字旧释“疆”，“疆”字金文写法见该器铭文“𠄎”，该字宜释“宇”。

【释读】

（摹本一）佳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𠄎曰：昔先嫡丕显，高祖克迷，匹周之文武。谦谦伯括，小（摹本二）心有德。召事一帝，邇怀多福。左右有周，灵神其铄。由是丕宁，丕显其灵，匍匐祇敬。

（摹本三）王客我于康宫，呼氏，命皇祖建于南土，敞蔡南門，慎雇龕社，适于汉东，曰无疆。涉政淮（以下与摹本四重叠，以摹本四释读）夷，至于繁阳。

曰：昭王南行，舍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赐之甬鉞，用征南方。南公之烈，叡聖有聞，陟降上下，保执子孙。

曰：呜呼！憂患乳（孺）小子，本无原由，隶蛮嫡夏，传（摹本五）诏千秋。愿天孔惠，文武之福，有成有庆，福祿日臻，拓我土疆。择其吉金（以上五字不见摹本五，据摹本十三补）铅（摹本六）疏，自作和罇宗彝，既淑既平，終

和且鸣，以享于其皇祖、南公，（摹本七）至于武庄，以祈永（摹本八）命，眉寿无疆，（摹本九）永保用享。

【考辨】

曾国的始封君为周文王之孙伯邑考之子孙燦，见嬭加编钟铭文记载“余文王之孙孙燦之元子”，而曾国得以成为汉阳诸姬之首是延续了为周王室开拓疆土的夏后氏帝禹后裔伯括在该区域的管理权，见嬭加编钟铭文记载“伯括受命，帅禹之诸，有此南涇”，曾侯與编钟铭文记载“伯括上嫡，佐佑文武。挾殷之命，抚奠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毗淮夷，临有江汉”，也即该器铭文所载“先嫡丕显”、“谦谦伯括”。所以该器铭文“以享于其皇祖、南公，至于武庄”中的“皇祖南公”并非同一人，并不是说“伯括”作为曾国的始封君被尊称“皇祖南公”，该“皇祖”是指始封君孙燦及其以下曾国历代先君，“南公”是指为周王室开疆拓土奠定曾国汉阳诸姬之首地位的夏后氏帝禹后人“伯括”，至于此后的“武庄”并不会是谥号为“武庄”的曾国先君，毕竟对于曾国先君的敬称已经以“皇祖”总括在内，该“武庄”为曾国势力衰落之后成为该区域诸国之长的楚国先君谥号名称，楚武王是征服曾国僭号称王的第一位楚国国君，至于“庄”则是第六位称王号称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国国君楚庄王的谥号，是知该器铭文“武庄”是指以楚武王楚庄王代称楚国先君。